

从《石田稿》看沈周之交游

王荣民

沈周(1427—1509)是明代首屈一指的画家,在中国画坛上,与唐寅、文征明、仇英并称吴门四家,享有很高的声望,为时人所尊崇。他“博览群书,文学左氏,诗拟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,字仿黄庭坚”。(《明人传记资料索引》)为人耿介独立,隐居故里,终生不仕。

综观他的一生,历时八十三年,基本上足迹未涉出吴越,绝大部分时间隐居在故里长洲(今吴县)。但是和他交往的人上自朝廷重臣,下至布衣隐士,有很宽的结交面。笔者从流传至今达四百年之久的沈周手稿《石田稿》中作一粗略统计,在诗稿中出现的人物达百余人。诗稿是他24岁至57岁之间所做,因此这百余人也只是沈周五十七岁以前相交的朋友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为江苏地区著名诗人、书画家和社会名流。他们彼此交往,诗酒唱和,形成了一个名噪江南的文人圈子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现择出几位和沈周同郡邑,在学术上又有同好,祖上有密切交往面接触时间又较长的至交录叙如下:

一 吴宽

在沈周的友人中,与他交契最深的应该首推吴宽。吴宽(1435—1504)字原博,号匏庵,长洲人。成化八年(1472)会试、廷试皆第一,授修撰。侍孝宗东宫。孝宗即位,以旧学迁左庶子,预修宪宗实录,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。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。后

改掌詹事府，入东阁，专典诰敕，仍侍武宗东宫。弘治十六年进礼部尚书，年七十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定。史称：“宽行履高洁，不为激矫，而自守以正，于书无所不读，作诗文有典则，兼工书法。”（《明史》184/4883）今有《匏翁家藏集》流传于世。

吴宽小沈周八岁，两人相交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，他们曾同游虎丘，共登虞山，访道观，卧僧舍，是有很深情谊的一对友人。在沈周的手稿中，和吴宽有关的诗达二十首之多。诗中有记述他们游山写景咏物诗；有表达他们真挚交往的抒情叙事诗；还有书画题咏诗。

吴宽曾屡试秋闱不利，直到成化四年戊子（1468年），才以第三名领应天府乡试，时年三十四，而翌年己丑（1469年）会试又落第，同时在这一、二年内，吴宽又连丧子女。这在《石田稿》中便有一个诗题：《闻吴原博既不捷于礼闱，又连失子女，恐其远回有不堪于怀者，先此为慰》，诗云：“闻道故人今薄命，病怀临烛夜无眠。刘賁下第谁庸策，东野亡儿我问天。且放古文传海内，莫将清泪落灯前。长须未白青春在，仁者终当有象贤。”

会试落榜，又连失子女，这确是让人难以承受的不幸，卧病床榻的沈周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竟彻夜无眠。对比古人的落第和失子，他为好友的同样遭遇深感不平。他劝好友既还有“古文传海内”之举，又何必为此有“清泪落灯前”之状，他诚挚地勉励好友只要“青春在”，就定有显扬的一天。这首诗深切地表达出二人的真挚友情和相知之深。朋友的鼓励对以后吴宽的金榜题名不能说没有作用。果然，成化八年，吴宽再次应试，终于不负友望，会试、廷试皆第一，消息传来，沈周欣喜若狂。他这样写道：髯吴文客两京尘，甲榜前头忽致身。阿阁频频年违凤鸟，鲁原今日见麒麟。文章岂但夸时样，事业终须继古人。海上老生惊喜后，强呼杯酒醉残春。（喜吴原博及第）

友人不幸，诗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抚慰。友人否极泰来，诗

人又表现出莫大的惊喜。这充分的体现出两人超乎寻常的友情。

沈、吴的交情不仅在《石田稿》中有所体现，就是在吴宽所著的《匏翁家藏集》中亦有充分的体现。《匏翁家藏集》中记叙和沈周交往的诗达二十五首之多。像成化十四年戊戌（1478）也就是吴宽在朝任职期间还乡省亲之时，二人同游虞山，吴宽作诗三首，诗题为《与启南游虞山》，诗意轻松欢快，情至意至；时过二十年以后，吴宽再次归省，路过虞山，感慨万分，提笔又写了一首七律诗，诗题为《访启南舟中望虞山忆与启南同游今二十年矣》，一种怀旧及对友人的眷顾之情油然溢于言表。

《匏翁家藏集》中还收有吴宽写给沈周的父亲沈同斋（即沈恒古）的诗。当沈周七十岁寿辰之时，吴宽虽远在任上，不忘作诗相祝。其中的“宅近江湖云际白，天寒松柏雪中青”一句对沈周的人品给予了极高的称道。

吴宽对沈周的艺术造诣和人品确是很钦敬的。在他写给沈周的很多诗中都表现出他对挚友的仰慕之情，有一首题为《沈石田追仿黄大痴长卷为标御史舜举题》，吴宽称赞黄大痴的画“大痴道人顾长康，平生痴绝及画绝”。当写到沈周追仿其画的艺术才能时吴宽不禁大发感慨道：“晴窗设色手自改，输与吾乡沈石田。”可见吴宽对沈周是多么的推崇，由此亦可知沈周的画在当时是多么的有影响。难怪吴宽虽然官高位尊，而始终不忘故交。

沈周家曾修有一所别墅，名叫“有竹居”，他的伯父沈南斋首赠七言律诗一首，一时相和的文人墨客达几十人之多。这其中就有徐有贞、吴宽、刘珏等。十余年以后，吴宽又来到了有竹居，偶见徐有贞题诗，心中慨叹不已，步徐有贞《有竹居画卷》韵，又题诗为《过沈启南有竹别业》，并附一跋文：

曩余访启南，一宿有竹别业，今复过之，不觉十五年矣，偶见阁老徐先生之作，为次其韵以写慨叹，是日启南命其子维时出商乙父尊并李营丘董北苑画为玩，故及之。岁戊戌二

月十八日吴宽书。（汪珂玉《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》）

二 徐有贞

徐有贞，初名理，字元至，号天全，吴县人。宣德八年进士，授翰林编修，正统中官侍讲。曾因南迁事，见恶朝列，遂改今名。景泰中，以佾都御史治河；因复辟功官至华盖殿大学士，封武功伯。诬杀于谦、王文，中外侧目，后为石亨等所构，徙金齿为民，享败释归。善画山水，有《武功集》传世。

徐有贞“为人短小精悍，多智数，喜功名。凡天文、地理、兵法、水利、阴阳、方士之书，无不谙究”（《明史》171/9）。《吴中人物志》亦谓：“徐有贞，吴郡人，夙负高才，谈锋、文气并英。”

徐有贞的仕途跨越了宣德、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。并且是正统、景泰、天顺年间的朝廷重臣，官至华盖殿大学士，一生经历了两次国家大变故，一次是土木堡之变；一次是明英宗复辟。在英宗政变中，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沈周和徐有贞是儿女亲家，他们之间的交往更非同一般。在《石田稿》中记述和徐有贞诗酒酬唱、观景联句的诗达十几首。大多诗是写在徐有贞释归故里与沈周游山玩水时彼此唱和的。一些诗表达了他们各自处世的观点及对政治风云的态度，同时也体现出性情超逸的沈周对官场失意的徐有贞在思想上的影响，这就是淡泊功名、情钟山水、出尘离世。其中有一首五言律诗：“朱帘烟霞癖，肩輿日日行，诗情秋水远，图意晚山明，云湿苔花滑，霜干栗叶轻，醉抛浮世事，不必问君平。”（《复陪天全觉海庵次韵》）诗意超脱、闲逸，体现了沈周对现实的态度，也为官场失意的徐有贞开拓了思想境界。

徐有贞曾多次为有竹居行书歌咏。其中的《有竹居歌》很是脍炙人口。《有竹居歌》行书真迹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
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徐有贞、刘珏同访有竹居，徐有贞为有竹居画卷题诗并跋曰：“风逆客舟缓，日行三里余，遥知有竹处，

便是隐君居，诗中大痴画，酒后老颠书，人生行乐尔，世事其何如。”跋：“余与廷美同话启南亲家于有竹别业，而舟逆西风而上，卯至酉乃达。主人爱客甚，尽出所有图史与观，乐而赋此识岁月云。成化三年长至日天全公有贞书。”当时，刘珏步徐有贞韵又和了一首，诗题为《次徐武功访沈启南诗韵》：“烟水微茫外，舟行一舍余，既觅沈东老，还寻陶隐居，冰絃三叠弄，雪茧八分书，醉和阳春曲，空疏愧不如。”（汪砢玉《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》）有趣的是，时过三年以后，刘珏再次造访有竹居，又步徐有贞韵为沈周画题了一首和诗，诗题为《过沈石田有竹居次徐天全韵》诗是这样写的：“隐侯何处觅，家在水云边，鹤瘦原非病，人闲即是仙，诗题窗外竹，茶煮石根泉，老我惟疏放，新图拟巨然。”跋曰：“成化庚寅夏六月五日过启南有竹居为作山水小幅复赋是诗，居四日宿庆云精舍，天全出启南画索题，遂以前诗塞其白间，观者幸恕予懒。”落款为“完庵刘廷美书。”（汪砢玉《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》）徐有贞和沈周、刘珏等人的亲密交往通过诗作也让我们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三 刘珏

刘珏（1410—1472年）字廷美，号完庵，长洲人。生于民家，聪明好学。郡守况钟闻其才，举为吏，不就。正统三年中乡试，擢为刑部主事，迁山西按察司佥事。居三载即弃官归吴中，其年五十。工书画，居官多善政，成化八年卒，年六十三。有《完庵集》传世。

刘珏志趣高简，不十分热衷功名利禄。在仕途上颇能知进知退，所谓“不专功名”（《吴中人物志》）。他通今博古，精于鉴赏，专于收藏。

刘珏和沈周有祖孙三代的交情，沈周的姐姐便是嫁给刘珏的长子的。《完庵集》中的《沈纁庵西庄赏灯》、《寿徵士沈纁庵》、《再寿沈纁庵》是刘珏为沈周的祖父沈澄作的贺寿诗。沈澄去世以

后，刘珏哀痛万分，《挽沈纁庵》一诗充分表达了那种哀痛之情。刘珏比沈周大十七岁，于成化壬辰（1472年）卒，其年沈周四十六岁，先于沈周三十七年去世。沈刘之间既有亲亲之情，又有朋友之谊，可谓忘年交。在《石田稿》中和刘珏有关的诗文约十五、六（篇）首，这些诗不仅记述了他们的亲密交往，而且也记述了对刘珏卧病乃至去世的一段感人情怀。有一首词题为《青玉案》，是因刘珏卧病感旧而作：“去年春色西湖路，忆与美人寻去，今日江南春又度，回头人事可怜，堪叹不及春如故。刘郎卧病无情绪，寂寞桃花落红雨，看取浮生能几许，及时须乐得闲须醉，莫为忙时误。”一种深切的关怀和不安溢于言表。在刘珏病逝后，沈周更是悲痛欲绝。有一首诗题为《哭刘完庵》，深深地表达了这种感情：“故人不见见新丘，满月斜阳水乱流，残纸独余书法在，旧囊那有使金留，半生知己酬清泪，一夜伤心变白头，寂寞小山丛桂里，空怜鸡犬忆仙游。”诗意痛定思痛，表达了深深的哀悼与怀念，体现出刘珏生前两人非同寻常的友情。

四 史鉴

史鉴（1434—1498年），字明古，号西村，吴江人。“世力穡起家，弱冠即知务学，凡经史群籍，无不穷览……传貌丰髯，好著古人衣冠，与人论事辨说超卓，坐客不能屈……。”（《吴中人物志》）有《西村集》传世。

史鉴是一位品德高洁，不事权贵，不逐名利，超俗绝伦的隐士。可是“于古今治乱之端，官府政事物名数纪纵横上下指掌，论说莫不有肯綮归宿，以为学者宜如是，而不屑以求一试，声名隐然起东南”（《西村集·序》）。史鉴少负文名，成化中，朝中大吏王氏巡抚江南，召见史鉴，问及百姓利病，史鉴“历历语所以退，复疏其事以道诸所宜更置。”王氏看过后大为慨叹，说道：“子之才可以挡一面……”（《西村集·序》）。史鉴去世后，礼部尚书吴宽为其作墓志铭。

史鉴清高好古，博学多才，留学经史，长于诗文，在苏州诗坛影响极大。他和沈周、刘珏等江南名士常以诗酒自娱，放浪江湖间。沈周和他诗文联袂，酬唱应答颇多。他比沈周小七岁，两人关系非常亲密，《石田稿》中记述他们交往的诗有十几首。有的诗极尽对史鉴的钦敬之情。如《答史西村》写道：“泽居浸秋水，迴与人事捐，忽枉故友书，重是瑶华篇，乃知高人志，用世非空言，虞罗一何疏，凤鸟翔高天，下文瞻文章，五色徒烂然，但愿少重翼，昭祥表尧年。”

还有一些人和沈周交情也非同一般，像永乐十三年进士，累迁太常寺卿，直内阁的夏景；中景泰四年乡举，历太仆少卿的李应祯；正统四年进士，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的钱溥；成化八年进士，做过知县迁太仆寺丞的文林；天顺元年进士，以陕西按察副使致仕的刘瀚；正德十六年进士，历御史、户部郎中，出守吴郡的马扬等；此外还有不少是山野隐逸之辈，像沈周曾从师学画的杜琼；诗稿中出现的周德玄道士、方道士、席心垒道士、魏虚谷道士等。所有这些人对沈周의思想和诗画都有一定的影响。从沈周的交游中又可以看到，他足迹虽未出吴越，但是在南方的文坛和画坛上都极有影响，受到人们尊重和爱戴，被后世奉为楷模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部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